

自序：边走边说

爱旅游，总在工作之余多跑一些地方。曾为自己起了个“定期放风”的网名——只要有机会，就想让脚步和心情一并发飞。

爱读史，总想在史料里和历史遗址上发现或验证一段真实。似是而非的东西看得太多，往往就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职业为我提供了放飞与阅读之便。我在每一座到过的城市里不遗余力地读风流人物的旧居。这既是轻松的旅游，也是劳心的阅读。

我把曾经显赫的宅第当成了一间间温故的私塾。温故为了知新。有意无意地，我会走入幸存的或正在垮塌的或干脆已经消逝了的旧日名宅前，静立一会儿。心中快速翻检着有关斯人的条目，便会对那段因斯人而生动的历史有一种直观的认知，甚至会产生与冥冥中的故主人交谈的欲望。仆仆数年，孜孜不倦。

当然，构成中国近代史的绝不只我在本书中写到的这八座城市，而且，这八座城市的文化品质也绝非这本简单的“读城手册”所能概括的。每一座名城都是一部奇书，甚至我“遇”到过的每一位风流人物都是一部奇书，百年中国正因这些政治、军事、文化精英的先后出场才变得格外热闹。只因本人才疏学浅（绝非自谦之词），故只能将精英们在这八座城市里的故址记录下来。愿我的文字与图片能让更多的有心人去寻访这些故居的时候少走弯路。

谢谢我在各地的旅伴吧,他们的陪同每每让我省却了落寞和周折;还要谢谢我所在的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有时也是我的同伴和听众),他们的宽容与友情使我的找寻变得从容而愉快;最后,要谢人民出版社《人物》编辑部的王寅生、张伟涛二位先生,他们用“人文地图”的专栏诱惑着我并最终“逼”我写成了这本游记。

是的,这只是一己游记,而非学术著作。游途上的“驴友”们或许会骂我凑了些杂七杂八的陈年旧事败坏了远走高飞时的轻松心情,书斋里的学者们或许会嫌我率性直言亵渎了某种规则。好在我并不指望这张“导游图”能被所有的行者收入行囊。因为,这还是我的“独语”——边走边说,一如既往。

李 洁

2004年11月于青岛湾畔

目 录

北方篇

- 沈阳：奉天犹存将帅府 / 1
- 北京：人文渊藪什刹海 / 49
- 开封：风云名居今安在 / 85
- 青岛：红瓦绿树荫名士 / 119

南方篇

- 绍兴：鉴湖越台名士乡 / 161
- 杭州：西子湖畔风流庄 / 199
- 上海：淮海路上看洋楼 / 233
- 南京：走马民国旧公馆 / 269

西湖是杭州的骄傲，没有美丽的西湖，杭州也成不了人间“天堂”。但“天堂”再好，若无“神仙”来往，西湖便不过是青山拥着的一汪水而已。西湖之所以被天下人喜爱，除了她柔美含蓄的天生丽质外，其绵延不绝的人文风韵也是让人不忍离去的一大原因。

西湖原在杭州城外，早先，城里人要观赏湖中美景，须要出“涌金门”等城门才能遂愿。晚清时，西湖边上只有极少几处显宦富户的宅子，民国既立，急于破旧立新的人们拆了城墙，西湖遂与城区融为一体，住宅不可阻挡地扩展过来。等蒋介石坐定南京城后，杭州就不仅仅是东亚第一都市大上海的后花园了，更是蒋氏等浙籍新贵们的故里，所以，中华民国的政要、名士们在西湖之滨购筑别墅也就成了时尚。因别墅多是西洋风格的小楼，故当时就有“西子穿西装”一说。现在环湖的北山路、南山路上，凡还没来得及拆除的老房子，都是那个时代的遗产；而每一座小院里，都住过一位身份非凡的人物。

2004年5月下旬，我也住到了西湖边上，但不是像从前的大人物那样是回到了自家的宅子，而是被兄弟一样的朋友张力安排到了湖滨路上的华侨宾馆下榻。宾馆紧靠在湖边，从三楼的房间窗口往外看去，满眼潏潏湖水，间有游船散落，俨然一幅经典的天然杭绣！右岸是一道黛色山影，著名的保俶塔像剪纸一般贴在有些空濛的天幕上，山下即那条名门比邻的北山路；左岸是一抹浓绿，几幢绰约的房舍露了出来，从客房里提供的杭州地图上得知，那正是神秘的刘庄。

对了，西湖边上的“庄”，可不是那些上山采茶、下田耕作的农民的村落，而是一批风流人物的私家别墅。诸多庄里，刘庄名气最大，旧时就有“西湖第一名园”之誉，共和国时期更因毛泽东常年在此下榻而为国人瞩目。我把刘庄当成了沿西湖寻访名人旧居的第一站。

陈奋与吕新阳都是杭州的读书人，有这二位年轻朋友相伴，我的寻访

变得轻松而有趣。当汽车沿西湖北岸驶过已经辟为纪念馆的郭庄后不久，岔路口处一块巨石便迎面拦住了我们，上面的镌字告诉了我刘庄现在的名字与用途：西湖国宾馆。

朋友告诉我：刘庄乃浙江省最高级别的接待处，所以，至今为禁地。一入大门，我即感受到了此“庄”的威严——两个武警士兵分立门口，一位穿黑西装的精干男子手持呼叫机立于一旁，每有车至，便由他拦车发问。近几年，刘庄也对外开放了，只要没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关系入住了，但房价不菲，尤其是一号楼（湖景标间 1580 元，总统特套 88000 元）。周六和周日两天，刘庄里的咖啡厅和茶舍也已对市民开放。正因此，我们才得以进入这个神秘之境。



刘庄宛若世外桃源。

刘庄院落极大，也极宁静，大片的草坪和参天的古木把尘嚣滤了一遍。与熙熙攘攘的墙外相比，这里完全是世外桃源。精心维护过的古老“水竹居”、长廊和各式小桥，在湖水环绕柳浪掩映中显得古典而雅致。后建的一号楼、贵宾楼、行政楼等共和国的建筑也十分裕如地各占一方风水。在寸土寸金的西湖景区内，这样一片芳草地不怒自威地显示着其高贵身世。

刘庄的建造者叫刘学询，清光绪年间一个进士出身的富商。这位始作俑者并非杭州人也，而是孙中山的老乡——广东香山县人。熟知本土文史的杭州商学院仲向平先生告诉我说，刘学询1880年晋京赶考时路过杭州，对西湖一见钟情，大叹“故乡无此好湖山”，后弃官为商，成为在上海和广东都有不动产的巨富，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不惜以每亩二百银元的高价买下位于西湖西南岸的丁家山前的一片土地，经八年精心筑造，建成以“水竹居”为中心的私家园林。这位仰慕苏轼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雅趣的广东佬，自号“水竹老人”。为了完整体现家乡的岭南风格，他竟然将老家一位富商的“海山仙馆”里的全部紫檀木家具购来，装饰了1369平方米的各栋房舍。这一年，刘氏整五十岁，得此园林，心满意足，曾挥写佳句：“幸借西湖片灶，长为东海遗民。”又过了三十年（1935年），八十高龄的老人寿终正寝。彼时，与刘庄相邻的，已有康庄、韩庄、杨庄、范庄，刘学询的后裔们就在这“西湖第一名园”里与诸豪邻们共享着湖光山色。

层林尽染的1949年秋季之后，革命洪流如同钱塘大潮一样汹涌灌入恬然的西子湖，并越过矮矮的杨公堤（即西山路）漫了进来。刘家人和邻居们不再独享这片美景，他们奉命搬出家园到别处栖身。中共浙江省委将刘庄及多所私家庄园统一规划，大兴土木，建成了国宾馆，而一号楼，就是大院里最为高贵的住所。

毛泽东在他六十寿辰（虚龄）的第二天——1952年12月27日，住进了这里，且一直住到了来年3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浙江，第一次看西湖，第一次成为刘庄的房客。他下榻在位置最佳、条件最好的一号楼。现在，“一号楼乙部”大门紧锁，据说只供要人参观，后来入住的共和国历代高层领导人，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是住“一号楼甲部”。这使我想起参观过的中南海里的菊香书屋和庐山的芦林1号，他老人家的“包房”，总是无人再住。此后，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来刘庄，有时一年甚至来几次。上海的一家周刊载文说，毛每进刘庄，都会心情轻松地说：“嗨，到家了。”

毛泽东真把风和日丽的西湖当成了自己在北京之外的家，刘庄成了仅次于中南海的一所主席固定住处——刘庄人数算过，从1952年到1975年，二十三年里，毛泽东居然三十八次入住这里！这个信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领袖，在此当然不仅仅是休息，更要运筹帷幄，谋划、指挥对内对外的大事，屈指数来，毛泽东时代的“党内路线斗争”，除去“彭德怀反党集团”之外，“高、饶反党联盟”、“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竟都与刘庄有关！

1975年，这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巨人，不得不坐在轮椅上与刘庄告别。无比刚强的巨人，这一回竟然含泪而语：“恐怕来不了啦。”一年后，他就真去见马克思了。

就算为了记录毛泽东时代发生在中国政坛的诡谲风云，一号楼前也该立一方大大的纪念碑啊！

倒有一块很小的碑，是一块竖立着的太湖石，上嵌毛泽东在此踏雪留影的照片，下面深镌着几行铭文：

一九五三年冬，毛泽东主席在刘庄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

法》，看到窗外下着大雪，西湖银装素裹，兴步湖畔，留下了伟人永恒的纪念。

哦，那时天寒，西湖还下过大雪。而今天气转暖，很难想像会有突如其来的冰刀雪剑出现在人们头上了。

进入过楼内的陈奋说，楼上除了有毛泽东的卧室之外，另一侧还有江青的住处。江青的房间里，地毯、窗帘、沙发、灯罩，统统是绿色的。这难免使我想起少时听过的“红都女皇”的一桩旧事：八一电影厂拍《闪闪的红星》时，忽闻江青降旨：画面要“出绿”。为了落实这位“文艺革命的旗手”的重要指示，摄制组费了好大事才把潘冬子梦见爸爸的戏打造成植物园里的邂逅。不过，据说，江青只在这春情盎然的屋里住了一晚上，就再也没来过。

其实江青早就来过杭州，且在著名的钱塘江畔六和塔前举行过甚为闹腾的婚礼，不过，那时她叫蓝蘋，是上海滩的二流影剧明星。那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26日，她挽着爱人唐纳，如同另两位女影星叶露茜和杜小鹃挽着各自的丈夫赵丹和顾而已，三对新人欢天喜地地举行了海誓山盟的仪式。德高望重的大律师沈钧儒被请来证婚，他也被三对新人的幸福弄得有点晕乎了，竟然口占起诗来：“情侣浪游在沪杭，六和塔下影成双……”那一个“浪”字，用得实在贴切！明星们的集体婚礼，成为各家报纸的重要新闻，如同后来唐、蓝婚变，唐纳愤然自杀未遂，而蓝女士则绝情而去。办报纸少不了演艺圈儿的配合，无论好事还是丑事，只要有事儿，记者们便高兴。后来江青去了延安与毛泽东相恋，负责干部审查的康生不会不把江青的经历汇报给主席和政治局其他领导人。所以，江青不愿再来杭州，或曰主席不愿在此勾起不愉快记忆，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 第一夫人的房间就一直垂着厚厚的绿窗帘吗？仰望神秘的二楼窗户，实在让人遐想不已。

让人遐想的还有楼上的那座三面环湖的八角亭。小小的“亭子间”，上演过当代外交史上的精彩一幕呢！

1972年2月26日中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下住进了刘庄。尽管此前刚刚大病一场的毛泽东已经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第一个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尽管中美双方已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举行过多次艰苦会谈，但因在对台湾的表述上出现巨大的分歧，谈判陷入僵局。眼看美国总统离华的既定日期迫近，昭告世界的公报却无从下笔！从周恩来来到尼克松，从乔冠华到基辛格，已无心观赏西湖美景。在八角亭里，乔与基辛格的谈判在继续进行。不觉到了黄昏时分，谈累了的基辛格伸了伸懒腰，见到窗外一道长堤沉浸在洒满夕晖的湖中，便随意问了一句：那是什么地方？对桌的中国乔副外长告诉他：那是“苏堤”，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叫苏轼的“杭州市长”主持修筑的长堤。基辛格又问：这一边是西湖，另一边呢？乔再答：也是西湖呀！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顿时灵感大发：“苏堤两边都叫西湖，那么，台湾海峡两岸不都称自己是中国人吗？”在智慧非凡的基辛格的提议下，双方终于达成共识。于是，第二天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上，就出现了“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的精明透顶的说法。

尽管“西湖国宾馆”接待过四十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但贵宾们大都是来此观光、休息的，唯这一次的中美谈判最富建设意义。如此说来，应该在此楼前再立一方中英文的碑石，刻下东西方两个大国的第一次友好握手，也刻下鞠躬尽瘁的周恩来的伟大人格，这样岂不会使神秘的“一号楼”更有内涵？

周恩来也曾是一号楼的客人，但他没工夫来休息。这位中国总理的人格魅力显然已经大大地盖过了西湖美景，所以，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也无论世界哪个大国的哪位政要，在他们用各种文字写就的回忆录中，只要写到中国，就无法不对中国政府首脑不吝赞美之辞！令人悲愤的是，就在周恩来送走尼克松返回北京后，却遭到严厉训斥，他不得不主持了长达十二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即批评他自己！江青带头朝他发难，骂他是“卖国主义”、“李鸿章”，甚至拍了桌子！忍着莫大屈辱的周恩来只好一遍遍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

呜呼！刘庄一号楼，实在是记录中国政坛风云变幻的时代陨石。

扯着长长的柳丝，沿着湖滨水泥小路前行，便见到一座芳草萋萋的漫坡。小径岔开，往上坡方向有路标指示：丁家山毛泽东读书处。我知道，这已经到了旧日康庄的领地。

民国五年（1916年）夏，定居上海的康有为做客西湖，被浙江督军安排进刘庄住了一个月。次年，这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清末保皇党领袖进京参与了“宣统复辟”，失败后退回杭州，费银四万余两在刘庄旁购置了自己的庄园。他与刘学询都是岭南人，两位“老广”相邻，说着当地人都听不懂的粤语，一定十分开心。总是狷介而骇俗的老康，除了把门前那块屏障一样的巨石题上“蕉石鸣琴”外，还在另一块岩石上留下“潜岩”和“康山”的正宗“康体”书法。

更让人侧目的是，年已六十岁的他，竟然在坐游船观光时，看上了小小的船娘小翠！小翠姑娘家世贫寒，时年不足二十，两人相差五十多岁，但这不足以阻止爷爷辈的康先生的博爱。康有为真是老“有”所“为”，走到哪儿把爱的种子播到哪儿：带大姨太流亡美国时，他把前来听自己讲学的华侨果园主的十六岁的女儿纳为了第三房夫人；携二、三夫人到日本时，又把一位年轻貌美的东洋小姐鹤子小姐收入帐下；第五夫人是他回国

后搞来的，也是位少女，谁也不知道此人来历；最后，他又把在西湖上出苦力的小翠一家接进了康庄，小翠从此有了大名（张光）也有了字（明漪），而且，她爹和弟弟也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都成了每月有一二十元工资的“一天园”里的佣人。

面积足有三十多亩的康庄，现有古色古香的“四照阁”犹存。当年，走出韶山冲的青年学子毛润之，曾对一代思想领袖康有为深为仰慕。所以，成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居此期间，每每一早便登上“康山”，静静地读上一会儿线装书，或赏一会儿古代字画，再返回一号楼。山不在高，有“康圣人”住过，毛泽东就乐于来此读书。饶有意味的是，这位喜欢挑战的一代巨人，从来不肯走回头路，总是自石头路拾级而上，自水泥路盘旋而下。

在刘庄的另一块绿茵草坪上，也有一块毛泽东遗迹纪念碑，是他采过茶的地方，照片上还有秘书田家英等“秀才”（毛泽东对秘书的谑称）。可见当时的刘庄里，还有茶田，“西湖龙井”不出大门即可品上。现在的茶田已被新建的小型高尔夫球场所取代，在一片高大的乔木下，那方芳草地显得十分华贵，尤其当都市里罕见的松鼠倏尔掠过的时候。

离开刘庄，再去看毛泽东对尼克松提到的“我们在台湾的朋友”的故居——在毛的书房里，尼克松曾会心而笑，因为他知道毛说的是蒋介石。

蒋的“澄庐”与刘庄隔水相望，在西湖东岸上。毛主席住的是古色古香的民族建筑，蒋总统住的是全盘西化的花园洋楼，两位中国No.1的身世及志趣，竟通过他们喜欢呆的老房子显示出来。

与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民国第一家庭”不光是政治上的同志，更像是生活中的鸳鸯——蒋介石和宋美龄似乎总是出双入对，所以，这栋美丽的别墅就成了爱的信物。

最早的房主不姓蒋也不姓宋，而姓盛。此宅东侧墙上有块铜牌，标明

了此宅的来龙去脉：

澄 庐

此庐始建于民国初年。原主系上海工商大亨盛宣怀之子，1927年赠予蒋介石、宋美龄作结婚礼物。蒋、宋夫妇在此渡(度)蜜月。此后每年来此度假、疗养。1937年3月，蒋介石在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潘汉年会晤，揭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杭州的“澄庐”与庐山的“美庐”、上海的“爱庐”齐名，为蒋宋夫妇在中国大陆的三座行辕别墅。2000年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蒋介石、宋美龄在西湖的寓所，已成为杭州市民休憩、健身的地方。



曾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和南京政府首任外交部部长的黄郭。

殊可称奇的是，“澄廬”两个历经风雨的凸字，居然还嵌在北面大门的上方，不知是盛家老四的名字里有个“澄”字呢，还是房前的西湖当时比现在澄澈？此宅紧贴湖水，宽敞的二楼南阳台应该是西湖景区里的“万景台”。蜜月中能得到这样一份大礼，蒋、宋二人当然要流连忘返了。

我想上楼看看，但铁锁挡住了脚步。楼上是杭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并不对外开放。楼下已经被人租作咖啡

馆，名“澄庐咖啡”，由于尚是午前，户内户外的桌椅空空荡荡。该楼北面为正门，门侧是租出去的彩扩部和冷饮摊，门前不大的广场上，一群中老年妇女正起劲儿地扭着健身舞。地上的录音机在反复播放着一段过时的乐曲。

不过，2001年7月23日这天下午，老干部与普通市民们在这里“活动”不下去了，因为他们被正在施工的民工们挖出的一大堆锈迹斑斑的手枪、子弹、手雷、手榴弹吓得目瞪口呆！公安局很快封锁了现场。第二天，经排爆专家的清点，此地共出土美国制造的手枪、规格不一的子弹、手榴弹、手雷一百多件（发）！围观的老人们面面相觑：原来，大家一直在一座火药筒上跳舞！不过，知情人很快就破解了有惊无险的谜底：这是1949年春蒋氏的警卫部队临撤退时留下的，出土武器的这个位置，正是当年卫兵们住的房间地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还住过附近的南山路113号房子，那曾是他盟兄黄郭的私邸。



黄郭公馆。黄氏谢世后，其遗孀将此宅捐给了国民政府，成了蒋介石在西湖的另一所官邸。

黄郛，字膺白。他为后人所知，多因他参与过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并在政变后出任了很短时间的内阁总理并代行总统之职，把呆在紫禁城里的逊帝逐出故宫的“逼宫”事件，就是他主政时拍的板。其实这位黄先生参加革命的资历不仅仅与冯玉祥“闹革命”，他还是蔡元培和鲁迅的绍兴同乡，而且，和鲁迅一样，也是留日学生；只不过，鲁迅学的是医术，他学的是军事。他与军校里的中国同窗蒋介石、张群三人效仿桃园三结义的古例结为了盟兄弟。后来这哥仨都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乱党”里的军事骨干。辛亥革命时，黄任沪军参谋长兼师长，蒋是他手下的团长，光复大上海，他们都是有功之臣。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就在北伐将要大功告成之际，他出任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北伐军攻打济南城时受阻于擅自进占该城的日本军队，他便亲往泉城与日军谈判。恃强凌弱的日军毫无外交信义，竟然扣押、侮辱了前来谈判的这位中国外长，并把他手下的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残忍地杀死。此后，尽管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下令军队绕道北上，但横暴的日军仍以重炮轰城，致北伐军及济南市民伤亡达四五千人。若不是盟弟蒋介石拉着他火速逃进城，这位外长恐怕也要身首异处了。此即又一国耻日——“五三济南惨案”。自身蒙羞、泉城涂炭、国誉受污的惨然事实，使黄郛不得不怅然辞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军强占热河并逼近北平。国难当头，终须有人出面，蒋介石便又请出了大哥黄郛，让他担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对日谈判。从来弱国无外交，这一次，黄郛因与日酋冈村宁次签订了《中日塘沽停战协定》而遭国人痛骂。近代中国，凡主持与列强谈判的，皆不得国人宽恕，统统是“卖国贼”，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袁世凯及手下的外交官，到蒋介石和他的“亲日派”盟兄黄郛等，概莫例外。在朝野的一片暴“碎”中，黄郛再度挂冠，归隐浙江莫干山，并于西湖东岸上购得了十亩土地，斥巨资营造起这栋近千平米的洋楼。